

青少年知识名著译丛

爱的徒劳

黄兵明

北京银冠电子有限公司

目 录

爱的徒劳.....	1
第一幕.....	1
第一场 那瓦王御苑	1
第二场 同前	1 7
第二幕.....	2 8
第一场 那瓦王御苑。远处设大小帐幕	2 8
第三幕.....	4 2
第一场 那瓦王御苑	4 2
第四幕.....	5 3
第一场 那瓦王御苑	5 3
第二场 同 前	6 2
第三场 同 前	7 1
第五幕.....	9 3
第一场 那瓦王御苑	9 3

第二场 同前。公主帐幕前	1 0 1
剧中人物	1 5 9

爱的徒劳

第一幕

第一场 那瓦王御苑

——国王、俾隆、朗格维及杜曼上。

国王：让众人所追求的名誉永远记录在我们的墓碑上，使我们在死亡的耻辱中获得不朽的光荣；不管饕餮的时间怎样吞噬着一切，我们要在这一息尚存的时候，努力博取我们的声名，使时间的镰刀不能伤害我们；我们的生命可以终了，我们的名誉却要永垂万古。所以，勇敢的战士们——因为你们都是向你们自己的感情和一切俗世的欲望奋勇作战的英雄——我们必须把我们最近的敕令严格实行起来：那瓦将要成为世界的奇迹；我们的宫廷将要成为一所小小的学

院，潜心探讨有益人生的学术。你们三个人，俾隆、杜曼和朗格维，已经立誓在这三年之内，跟我一起生活，做我的学侣，并且绝对遵守这一纸戒约上所规定的各项条文；你们的誓已经宣过，现在就请你们签下自己的名字；这样一来，谁要是破坏了这戒约上最细微的一枝一节，就可以让亲笔的字迹勾消他的荣誉。要是你们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愿你们签下名字，无渝斯盟。

朗格维：我已经决定了。左右不过是三年的长斋；身体虽然憔悴，精神上却享受着盛宴。饱了肚皮，饿了头脑；美食珍馐可以充实肌肤，却会闭塞心窍。

杜曼：陛下，杜曼已经抑制了他的情欲，把世间一切粗俗的物质的欢娱丢给伧夫俗子们去享受。恋爱、财富和荣华把人暗中催老；我要在哲学中间找寻生命的奥妙。

俾隆：我所能够说的话，他们两人都已经说过了。我已经发誓，陛下，在这儿读书三年；可是其他严厉

的戒条，例如在那时期以内，不许见一个女人，这一条我希望并不包括在内；还有每一星期中有一天不许接触任何食物，平常的日子，每天只有一餐，这一条我也希望并不包括在内；还有晚上只许睡三小时，白天不准瞌睡，这一条我也希望并不包括在内，因为我一向总是从天黑睡到天亮，还要再把半个白昼当作黑夜。啊！这些题目太难，叫人怎么办得到？不看女人尽读书，不吃饭又不许睡觉！

国王：你在宣誓的时候，已经声明遵守这些条件了。

俾隆：请陛下恕我，我并没有发这样的誓。我只发誓陪着陛下读书，在您的宫廷里居住三年。

朗格维：除了这一点以外，俾隆，其余的条件你也都发誓遵守的。

俾隆：那么，先生，我只是开玩笑说说的。我倒要请问，读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国王：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

俾隆：您的意思是说那些我们常识所不能窥察的事情吗？

国王：正是，那就是读书的莫大的报酬。

俾隆：好，那么我要发誓苦读，把天地间的奥秘勤搜冥索：当煌煌的禁令阻止我宴乐的时候，我要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填满我的饥肠；当我们的肉眼望不见一个女人的时候，我要知道什么地方可以遇见天仙般的姑娘；要是我发了一个难以遵守的誓言，我要知道怎样可以一边叛誓，一边把我的信誉保全。要是读书果然有这样的用处，能够知道目前还不知道的东西，你尽可以命我发誓，我一定踊跃从命，决无二言。

国王：这些是学问途中的障碍，引导我们的智慧去追寻无聊的愉快。

俾隆：一切愉快都是无聊；最大的无聊却是为了无聊费尽辛劳。你捧着一本书苦苦钻研，为的是追寻真理的光明；真理却虚伪地使你的眼睛失明。这就叫作：本想找光明，反而失去了光明；因为黑暗里的光

明尚未发现，你两眼的光明已经转为黑暗。我宁愿消受眼皮上的供养，把美人的妙目姿情鉴赏，那脉脉含情的夺人光艳可以扫去我眼中的雾障。学问就像是高悬中天的日轮，愚妄的肉眼不能测度它的高深；孜孜矻矻的腐儒白首穷年，还不是从前人书本里掇拾些片爪寸鳞？那些自命不凡的文人学士，替每一颗星球取下一个名字；可是在众星吐辉的夜里，灿烂的星光一样会照射到无知的俗子。过分的博学无非浪博虚声；每一个教父都会替孩子命名。

国王：他反对读书的理由多么充足！

杜曼：他用巧妙的言辞阻善济恶！

朗格维：他让莠草蔓生，刈除了嘉谷！

俾隆：春天到了，小鹅孵出了蛋壳！

杜曼：这句话是怎么接上去的？

俾隆：各得其时，各如其分。

杜曼：一点意思都没有。

俾隆：聊以凑韵。

国王：俾隆就像一阵冷酷无情的霜霰，用他的利嘴咬死了春天初生的婴孩。

俾隆：好，就算我是；要是小鸟还没有啾动它的新腔，为什么要让盛夏夸耀它的荣光？为什么要我喜爱流产的婴儿？我不愿冰雪遮掩了五月的花天锦地，也不希望蔷薇花在圣诞节含娇弄媚；万物都各自有它生长的季节，太早太迟同样是过犹不及。你们到现在才去埋头功课，等于爬过了墙头去拨开门上的键锁。

国王：好，那么你退出好了。回家去吧，俾隆，再会！

俾隆：不，陛下；我已经宣誓陪着您在一起；虽然我说了这许多话为无知的愚昧张目，使你们理竭词穷，不能为神圣的知识辩护，可是请相信我，我一定遵守我的誓言，安心忍受这三年的苦行。把那纸儿给我，让我一条一条读下去，在这些严厉的规律下面把我的名字签署。

国王：你这样回心转意，免去了你终身的耻辱！

俾隆：“第一条，任何女子不得进入离朕宫廷一哩之内。”这一条有没有公布？

朗格维：已经公布四天了。

俾隆：让我们看看违禁的有些什么处分。“如有故违，割去该女之舌示儆。”这惩罚是谁定出来的？

朗格维：不敢，是我。

俾隆：好大人，请问您的理由？

朗格维：她们看见了这样可怕的刑罚，就会吓得不敢来了。

俾隆：好一条禁止良好风尚的野蛮法律！“第二条，倘有人在三年之内，被发现与任何女子交谈，当由其他朝臣共同议定最严厉之办法，予以公开之羞辱。”这一条，陛下，您自己就要破坏的；您知道法国国王的女儿，一位端庄淑美的姑娘，就要奉命到这儿来，跟您交涉把阿奎丹归还给她的老迈衰弱、卧病在床的父亲；所以这一条规律倘不是等于虚设，就只好让这位众人赞慕的公主白白跋涉这一趟。

国王：你们怎么说，各位贤卿？这一件事情我全然忘了。

俾隆：读书人总是这样舍近而求远，当他一心研究着怎样可以达到他的志愿的时候，却把眼前所应该做的事情忘了；等到志愿成就，正像用火攻夺取城市一样，得到的只是一堆灰烬。

国王：为了事实上的必要，我们只好废止这一条法令；她必须寄宿在我们的宫廷之内。

俾隆：事实上的必要将使我们在这三年之内毁誓三千次，因为每个人都是生来就有他自己的癖好，对这些癖好只能宽大为怀，不能用强力来横加压制。要是我破坏了约誓，就可以用这个字眼作盾牌，说我所以背信是出于事实上的必要。所以我在这儿签下我的名字，全部接受这一切规律；（签名）谁要是违反了戒约上最微细的一枝一节，让他永远不齿于人口。倘然别人受到诱惑，我也会同样受到诱惑；可是我相信，虽然今天你们看我是这样地不情愿，我一定是最后毁

誓的一个。可是戒约上有没有允许我们可以找些有趣的消遣呢？

国王：有，有。你们知道我们的宫廷里来了一个文雅的西班牙游客，他的身上包罗着全世界各地的奇腔异调，他的脑筋里收藏着取之不尽的古怪的辞句；从他自负不凡的舌头上吐出来的狂言，在他自己听起来就像迷人的音乐一样使人沉醉；他是个富有才能、善于折衷是非的人。这个幻想之儿，名字叫做亚马多的，将要在我们读书的余暇，用一些夸张的字句，给我们讲述在战争中丧生的热带之国西班牙骑士们的伟绩。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他；可是我自己很爱听他说谎，我要叫他作我的行吟诗人。

俾隆：亚马多是一个最出色的家伙，一个会用崭新字句的十足时髦的骑士。

朗格维：考斯塔德那个村夫和他配成一对，可以替我们制造无穷的笑料；这样读书三年也不会觉得太长。

——德尔持信及考斯塔德同上。

德尔：哪一位是王上本人？

俾隆：这一位便是，家伙。你有什么事？

德尔：我自己也是代表王上的，因为我是王上陛下的巡丁；可是我要看看王上本人。

俾隆：这便是他。

劳德尔：亚马——亚马——先生问候陛下安好。外边有人图谋不轨；这封信可以告诉您一切。

考斯塔德：陛下，这封信里所提起的事情是跟我有关系的。

国王：伟大的亚马多写来的信！

俾隆：不管内容多么罗苏，我希望它充满了夸大的字眼。

朗格维：问题不大，希望倒满大的，愿上帝给我们忍耐吧！

俾隆：耐着听，还是忍住笑？

朗格维：随便听听，轻声笑笑，要不然就别听也

别笑。

俾隆：好，先生，我们应该怎么开心，还是让文章的本身替我们决定吧。

考斯塔德：这件事，先生，是关于我和杰奎妮姐两个人的。至于情，我确是知情的。

俾隆：知什么情？

考斯塔德：其情其状随后即见分晓，先生；三者具备，一无欠缺：他们看见我在庄上和她并坐谈情，行为有些莽撞；等她走到御苑里的时候，我又随后跟着，结果被人抓住了。这不是“其情其状随后即见分晓”吗？说到情，先生，那只是男女之情；说到状——咳，不过是奇形怪状。

俾隆：还有个随后呢，老兄？

考斯塔德：随后就要看对我的处置了；愿上帝保佑善人！

国王：你们愿意用心听我读这一封信吗？

俾隆：我们愿意洗耳恭听，就像它是天神的圣谕

一般。

考斯塔德：愚蠢的世人对肉体的需要也是同样洗耳恭听的。

国王：“上天的伟大的代理人，那瓦的唯一的统治者，我的灵魂的地上的真神，我的肉体的养育的恩主——”

考斯塔德：还没有一个字提起考斯塔德。

国王：“事情是这样的——”

考斯塔德：也许是这样的；可是假如他说是这样的，那他，说实话，也不过这样。

国王：闭嘴！

考斯塔德：像我们这种安分守己，不敢跟人家打架的人，只好把一张嘴闭起来。

国王：少说话！

考斯塔德：我也恳求你，对别人的私事还是少说话为妙。

国王：“事情是这样的，我因为被黑色的忧郁所

包围，想要借着你的令人健康的空气的最灵效的医药，祛除这一种阴沉的重压的情绪，所以凭着我的绅士的身分，使我自己出外散步。是什么时候呢？大约在六点钟左右，正是畜类纷纷吃草，鸟儿成群啄食，人们坐下来享受那所谓晚餐的一种营养的时候：以上说明了时间。现在要说到什么场所：我的意思是说我散步的场所；那是称为你的御苑的所在。于是要说到什么地点：我的意思是说我在什么地点碰到这一桩最淫秽而荒谬的事件，使我从我的雪白的笔端注出了乌黑的墨水，成为现在你所看见、察阅、诵读或者浏览的这一封信。可是说到什么地点，那是在你的曲曲折折的花园里的西边角上东北偏北而略近东首的方向；就在那边我看见那卑鄙的村夫，那可发一笑的，下贱的小人物——”

考斯塔德：我。

国王：“那没有教养的孤陋寡闻的灵魂——”

考斯塔德：我。

国王：“那浅薄的东西——”

考斯塔德：还是我。

国王：“照我所记得，考斯塔德是他的名字——”

考斯塔德：啊，我。

国王：“公然违反你的颁布晓谕的诏令和禁抑邪行的法典，跟一个——跟一个——啊！跟一个说起了就使我万分气愤的人结伴同行——”

考斯塔德：跟一个女人。

国王：“跟一个我们祖母夏娃的孩儿，一个阴人；或者为了使你格外明白起见，一个女子。受着责任心的驱策，我把他交给陛下的巡丁安东尼·德尔，一个在名誉、态度、举止和信用方面都很优良的人，带到你的面前，领受应得的惩戒。——”

德尔：启禀陛下，我就是安东尼·德尔。

国王：“至于杰奎妮妲——因为这就是那和前述村夫同时被我捕获的脆弱的东西的名称——我让她等候着你的法律的威严；一得到你的最轻微的传谕，